

# 卷三

書名 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各代-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編號 D783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孝表徐玄度校



惠文王

詛楚文

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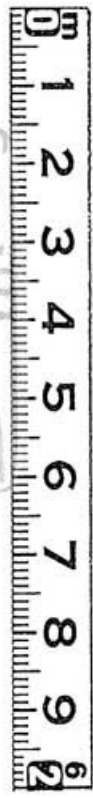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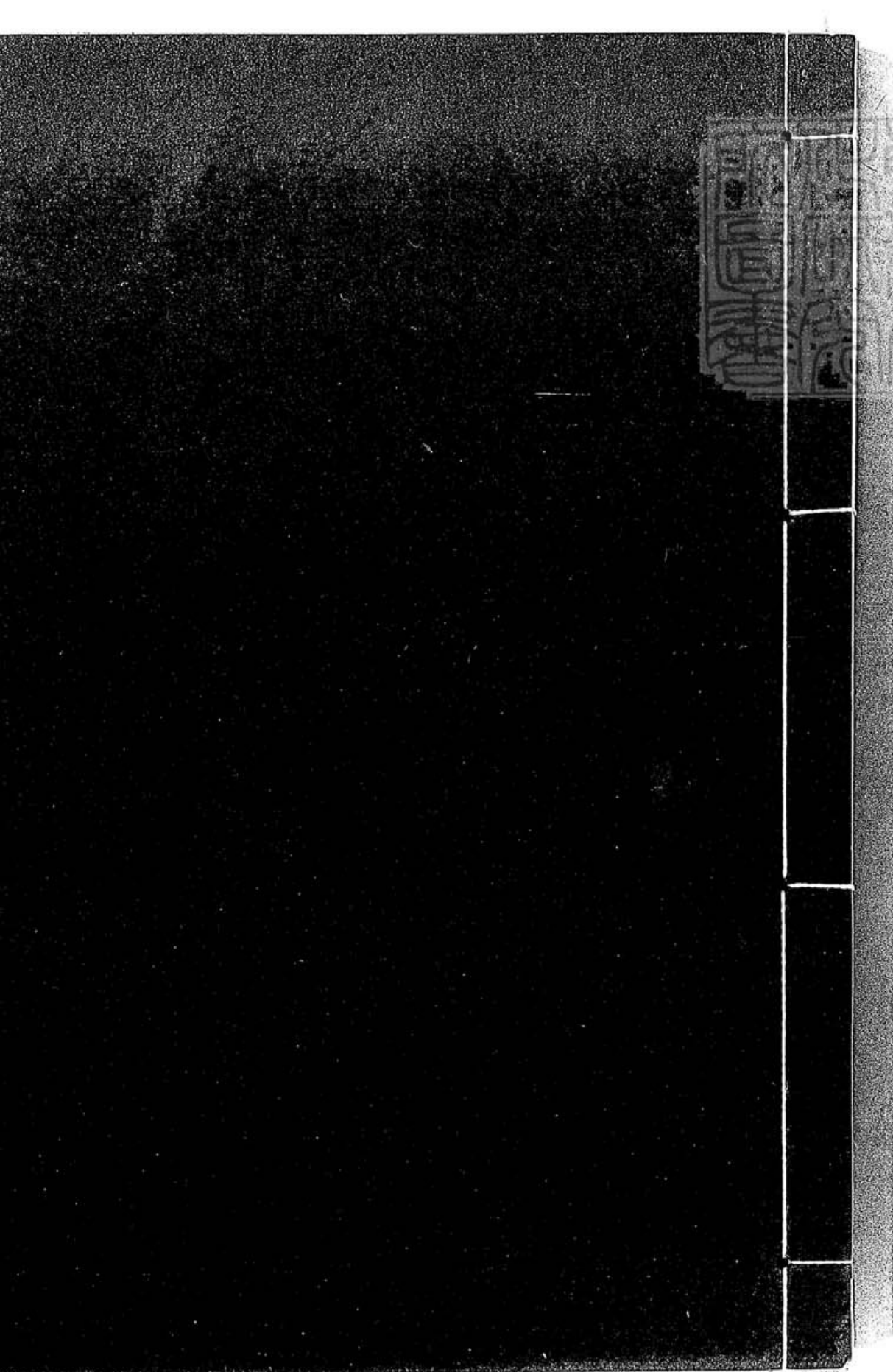
作慙告于不顯大神巫咸秋又秋本作不顯大神沈又

亞讀作鳥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罪昔我先君穆

楚成王是寔請作繆讀作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

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讀作

大神巫咸而實焉今楚王熊相康庸讀作回無道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卷之三

天水胡纘宗編次

兵門皇甫濬袁表徐玄慶歸仁校

董仲舒

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師古曰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師古曰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



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

並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

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

旋也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夙早

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各縣也皆疆勉之謂也道

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

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延用先王之

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

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

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



易音弋鼓反音竹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

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

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

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

曰繇讀與由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

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

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

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故治亂廢興在

師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



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  
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師占曰今文尚書秦誓之辭也謂伐此  
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  
復哉報也言周有盛德復故天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上積善  
德之效也師古曰象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  
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邪氣積

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蓄蓄聚也上下不和則陰陽繆  
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占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  
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  
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  
治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  
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偃也故堯舜行德則民  
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夫土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  
音言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  
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綏



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師古曰謂正月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  
端得之於正也師古曰謂正月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  
書春王正月師古曰謂正月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  
之意句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  
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特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  
日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  
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  
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  
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孔  
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虐政用於下而  
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  
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  
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謂一為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其本  
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好其間者師古

音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

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且美四海之內

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王道終矣孔子曰鳳為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

孔子論語載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

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又有能

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

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

也允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

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

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

謂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

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

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犬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



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

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

德豈秦所行乎顯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

以俛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

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

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讀如殊絕也扞距也冒犯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

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

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效

生令下而詐起音胡亞反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

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

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

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

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

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自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

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五者所當修飾也五



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堯在位七十載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避讀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



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志也師古曰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眊亂萬民不安師古曰眊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



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師古曰繇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

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

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

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

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孟康曰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服虔曰在位當知利知自有益於政也應劭曰師其

以試其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

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

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圖圖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

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商申不憎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

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

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又

好用僭酷之吏師古曰僭痛也音千感反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

也音千感反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





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  
莫不率服齊之則人苟勉而巳無耻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弃有天下海內  
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言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  
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意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

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  
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

也砥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

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  
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

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  
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  
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小舉乃及與之交易求利也貧

民



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  
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  
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第選郎  
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  
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象久也故小材  
雖象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言  
猶妨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  
肖渾散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  
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  
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耻殊  
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  
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卒終也言始終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音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寔合同殊異也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偏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



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美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



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其序繁然有文以相接明貌

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

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

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

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

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善道以為安於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循順也以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

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

聚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

以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

之舜興於深山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

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

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

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

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

長善





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

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鄉故讀曰響

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

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

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

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

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

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

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

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音莫報反舉其偏

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

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挾救字故孔子曰

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

繼之挾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挾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忠敬與文

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

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





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真嘉道愍世俗之

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

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師古曰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

師之言塵能勿失耳師古曰塵與同僅少也若乃論政事之得

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

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

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

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

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圜空虛德潤草

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

相遠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馬也意者有

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

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黨音他歸之也

朗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齒則有無上齒則有

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日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虛此





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

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

身

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師古曰載亦乘也

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

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

師古曰蓄讀曰畜

務此而亡已以迫就民

師古曰斃音子育反

民日削月朘

音揄謂轉蹇也蘇林曰朘音鷓石俗語謂縮朘寢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揄音宜朘音子六反

寢

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衍同

戰及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

師古曰蕃

多也音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

儀子相魯

師古曰儀休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

師古曰茹音菜

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紅女利廩

師古曰紅音工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

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

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音才結反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

師古曰爾讀曰嚮爾好利則民

好邪而俗賤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





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廢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廢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廢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

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

正月大天子統也。此言諸侯皆統於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成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司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三慶已

其貴育 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七孟  
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貴

育之勇 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不之獸駭不存之地

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與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工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

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

逢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馳猶時有銜掖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厥駢馬

郊之日凡掃清路行者必止後鞞策之威而况乎涉豐





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前有利獸之

樂而內無存變之意注曰鄭玄禮記其為害也不亦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

明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

禍因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為評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檄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策張

儀曰儀交臂禮記王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制曰五

方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

里秦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

享獻多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

也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

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

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南夷

之君西焚之長北切文穎曰捷為縣常效貢職不敢



情怠論語曰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

面而立天不皆延頸舉踵論語曰素皆嚮風慕義欲

為臣妾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

風慕義願道遠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

言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

善者賞為不善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唐蒙也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弊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張揖曰

三軍之眾也與制謂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作人臣之節也夫邊鄙之士聞烽舉燧番張揖曰

皆擣弓而馳荷兵而走擣謂張弓注夫而流汗

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胃流矢議不及顧計不旋踵

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准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

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

藏天子青在諸侯曰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

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

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弊役至南

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其罪而誅我之身死無名謚為至愚

也一日誅者不肯受誅也

無名言無善名也

也謚猶號也

耻其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

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

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

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方今田時重煩百

姓重難也不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恐遠所谿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

使或偷陛下之意無忽

難蜀父老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

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

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

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鳥黃切濊鳥外切群生

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櫟風之

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竿存邛服虔曰冉駝皆蜀郡

西部也應劭曰蜀郡眠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

邛都縣竿今為定竿縣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功竿

鑿略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音本吉

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至于蜀都耆

老大夫措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



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

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

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平曰禹之相舜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

不以力并意者其始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尚所恃以事無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夷雅劬曰巴蜀皆古蠻

莫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

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孟曰其

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畧矣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

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

者洪水沸出汜監行溢張揖曰溢水聲也郭璞云於解

切古漢書為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

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灑沈澹災

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談言分其沈溺

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





而身親其勞躬膝胠無肢膚不生毛張晏曰躬膝也

也肅也曰胠其中小毛也蕭葛切郭璞曰膝三套解語曰

胠也竹施切莊子曰兩祖女流於白水之上者禹

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肢無肢脛不生

毛顏色烈凍手足胠胠何以至是也漸步千切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耳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啞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啞啞急足之脩誦習

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登展子曰字詰

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容

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地已比德於地是貳地也且

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小雅云濱是以六合之內分方之外浸淫衍溢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道美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入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

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於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纒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

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蜀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萬伯民戾夫為之垂涕况乎

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

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曰賜





故巧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

徵外也旄牛徵音妹羊音張柯音水為音夷狄音界木音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辟孫水出

作橋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梁橋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駕長駕謂所使疏逝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

曰智梅憤切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智且

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以偃甲兵於此而息

討伐於被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

氏之絕業天子之函務也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

天下土崩漢書作百姓維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

王者固亦有不如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

憂勤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

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

德比漢為減三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

巴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

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

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遷延而辭退尚

大傳曰魏文侯問于東方朔

客難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易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豈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

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

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得

失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

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自

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

王官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同胞之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夫蘇秦張

儀之時居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擄以兵子

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天并為十二國未有雌

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一謂魯衛齊宋楚鄭

雄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

雄代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

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身處尊位珍

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廩穀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詩外傳曰君子之君

音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

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

賢者過之不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

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

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奏者不可勝數臣曰辟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許旨或被誅戮使蘇秦

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

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

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

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假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

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

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乃於文武得

信厥說對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訪苑鄉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

九十而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鶴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

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黈纁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

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聞不急之言也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

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

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

孟子注曰使自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

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

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

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天下

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

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

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

為然也羅歷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

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

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

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

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

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

其音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

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鼯音精脈虔曰鼯音劬李巡

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豚豚之子今以





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

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

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

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

來革等史記曰中潘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父子

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救之野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

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

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

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七論曰非文也鄭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照

照流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

照照和悅之兒也孝經鈞命次曰雖忻慎懼嘔嘔喻喻照與嘔同音叶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得於邪主之心曆於衰世

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

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

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弟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齊之間深山之

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是以伯夷叔齊避

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

稱之今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懼然易容懼故兒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

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

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使遇明王聖主

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

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

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

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俎

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熊非熊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

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

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稷有

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

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

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

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

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

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嗟乎余國

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

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卷之三  
三十九  
集解



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鄭省庖厨

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省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

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

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凰來集

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甘露既降采草萌芽禮記曰天

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采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

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

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主惟周之貞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唯詩也

李陵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

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陛下者告之因卑達尊

下是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

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

昭帝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

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

人所悲相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

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聲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

者不遺遠辱還合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結



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

也音講切古豆 犛川內 幘以禦風雨禮記曰異類四方夷狄

渴說文曰講臂也漢書董君綠憤傳講注曰講形

為食酪曰肉 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

裂說文曰裂分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

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

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

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上

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氏傳楚子

為世所悲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祭我留受

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

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

切亦心以自明切七粉 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

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左右之人見陵如

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 抵音 令人

悲增切但耳爾雅曰切憂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前書倉卒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

哀絕望之辭也曰已 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

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左右之人見陵如

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音 抵音 令人

悲增切但耳爾雅曰切憂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前書倉卒切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



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

居廷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云

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貴臣不進臣難引

道詳此亦不云其名失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

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補

漢其言常以漢配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

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奪旗

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日奪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安漢書注曰驍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

歸臣不如陵也不才當希大任臣不肖不足以當大

王成子父陵也

敗舉國興師。劉兆毅梁注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

臨陣親自合為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夫步馬之勢

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

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死傷

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

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爭為先登當此

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

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誠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





蘭子山。漢軍敗，弓矢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

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况當

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傳曰：僅，純也。苟怨陵

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

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

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

其驅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仲，若持不死，功成

事立，則將上報厚恩。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

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昔范蠡不殉會稽之

恥，曹沫亡具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勾踐之讎，報

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

行成於吳王。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

吳王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

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

為將，齊執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

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

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

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

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

兵以備漢，於是族陵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此陵所以仰天椎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

爾乎？昔蕭樊囚執，韓彭趙醢，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民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蕞。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會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綸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酈彭越往。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年殺韓信。說文曰。前年酈彭越往。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錯相。就西征。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實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侯。其餘佐命立坐。蒞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

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

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為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

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

召。請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華器

也。何謂反乎。更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

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

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

戮。不如二子之。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

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

四年。大將軍樹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

單于所居處。乃自郵精兵。而令廣出塞。東道迴遠。

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

意象。愠怒。引兵出塞。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

問。失道。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



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

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死朔

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

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會匈奴使

物與常一人夜亡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倘律召

衛律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倘律召

武受詩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

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丁年奉使皓首

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終

堂坐妻去帷漢書謂武曰卿婦年少聞已更嫁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

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

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

賜錢二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

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殘

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邪城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





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

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因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子還及君之無恙勿以

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時因北風復會德音李陵頓首

司馬子長

報任少卿書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相刺史世安乃與書

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曩者辱賜書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儒有意氣

勲懇懇勲懇懇忠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

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

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

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

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悒結其

誰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復欲誰聽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

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魏巍若太山俄而志

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何則士為知己者用文為說已

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





者用女為悅已者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  
容吾其報知氏矣隨隨法珠也和和氏璧也終不可以為榮

行若由夷由許由也夷伯夷也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

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宜應答但有

事故不獲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康曰甲賤之事若煩

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相見日

偶有盜賊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淺卒卒無須史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得竭志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

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為過僕聞之脩身立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人之端也

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而果決之立

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惟傷心之與利為禍之極也行

莫醜於辱先所可痛者惟傷心之與利為禍之極也行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

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見之。見秦王也。因愛人。崇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同子參乘。索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斯同子參乘。索絲纒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自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上。笑下趙談。人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堅。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僕賴先人緒業。彪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玉。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新將率。使之

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

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嚮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嚮

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也。外廷即今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以虧形為僕射外朝也。

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闕。瘠勞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土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得以

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

周衛

周衛

周衛





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故絕賓客之知。

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

風俗通曰：生子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詩

曰：藹藹多士，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夫

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相。未嘗銜盃酒接慤

慤之餘，惟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

蓄積，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惟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曰：奚恤

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

生其罪，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

千言不滿者，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

痛之甚也。號曰王庭，垂餌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

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許眾挑。茶弔切。臣贊與

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

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怖。

匈奴所服也。故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

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法更張空

拳孟康曰沐音類善曰類古沐字言流血在面如盥

言兵日盡沮張空拳以擊耳相寬監鐵論曰陳勝無

將帥之兵師殊之眾奮空捧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

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

猶可畏也况三千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奉

者謬矣奉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冒白刃

弩之空弓非手奉也李奇曰奉者彘弓也

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沒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

主上慘愴但都割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以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

曰少則自絕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

言欲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推敗功亦足以

暴蒲沃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僕懷欲陳之

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

主上之意塞睚眦魚解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

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

以遷誣固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奉奉之忠終不能

自列禮記鄭玄禮記注曰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之因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

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名陵降而隕之也而僕又俱之蠶室如淳曰俱次也人若人相次也

志切今諸本作葺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法

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宮今承諸法

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重為天下

府類監云葺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

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文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

信重以白為之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

異螻蛄也蟻蚍蟻也皆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如

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

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

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色理道也

其次不辱辭令辭謂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





刑腐臭故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

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

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

穿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

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臣瓚

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今交手足

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

周禮曰以圓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

諫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

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

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

立以郎中趙高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

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道其骨肉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

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

京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殺之彭越張敖南

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

漢書曰趙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尚高祖長

食體甚卑有子背之禮高祖箕踞趙王曰尚高祖長

貫高趙午說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西伯伯也拘於羑里





皇帝甚恭，皇帝選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宿心動，問  
 過，買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厥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白栢入上，曰：「栢入者，趙去，買高，怨  
 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謝元者，趙午，十餘  
 人，皆自刎，買高，獨恣，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  
 謀，反，檻車與，皆長安，高曰：「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與陳平謀，誅諸呂，勃  
 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魏其  
 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  
 上罪，赭衣，而揮，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桎，曰  
 曰，拳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桎，音告，拳，音拱，  
 桎，切，李布為朱家，錯也，漢書，曰：「李布，楚人也，為任俠，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下金，敢合，匿者，罪三，按布，匿於  
 僕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也  
 號，甜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李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  
 陰，滕公，許諾，侍間，果言，也，朱家，灌夫受辱於居室，漢  
 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即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引重，夫  
 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  
 夫曰：「將軍，廼，蚡曰：「將軍，廼，蚡曰：「將軍，廼，蚡曰：「將軍，廼，  
 具，將，張，具，自，旦，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  
 泗，水，迎，之，蚡，尚，且，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  
 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  
 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  
 乃，喜，言，曰：「將軍，貴，人也，卑，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  
 汝，僕，賢，曰：「生，毀，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  
 效，兒，女，曹，曰：「聶，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  
 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為，謝，按  
 夫，頭，今，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  
 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效，灌，夫，罵，坐，不，敬，繫，於，此，人  
 居室，好，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皆身至正，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  
 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

卷之三

鳥鼠



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

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

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

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激

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且

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孔

國口縲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

等也所以拘罪人也且夫臧獲婢妾敬所破虜為奴

詩章昭曰善人以為妻生子口刑揚海岱淮濟之間馬奴曰奴以善人為妻生

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又而歸由能引况

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

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後世

也論語曰君子疾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

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叔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嚳西伯於紂曰西

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特有不利于帝紂乃因西

伯於美里西伯演湯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

內湯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卓昭仲尼厄而作春秋

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屈原放逐乃賦離





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贖脚兵法脩列

曰孫贖與龐涓俱學兵法消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贖乃陰使人召贖贖至消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不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贖贖曰刑餘之人不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

不常遷蜀世傳呂覽

正立為王尊不常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

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常

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二十餘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此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

一求嫪毐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常恐禍及已秋

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宮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

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

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

不恨矣李斯曰此韓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

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

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

矣說難孤憤韓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

子之篇名也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

行思今將



宋人知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

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

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也則僕賞

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

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適遭此禍重為鄉里所

戮笑以汚鳥目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馬若有一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

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

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謂之狂惡今不改者謂之感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

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

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

辭高生之節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索隱曰孔子系

家稱古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止五

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

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剛以一百篇為尚書千八

篇為中佚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為

缺上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尚書有堯典舜典

者故云虞夏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

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

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許由維記也然堯

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其莊周讓王篇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暉東方朔見其

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

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

世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遂

逃箕山堯且於穎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

沉於盧水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

是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

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

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然用希求仁得仁又何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

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親軼音逸謂逸詩之文即下

采薇之詩是也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

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  
歸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

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

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

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

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今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

國君姓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焉索隱曰

蓋者疑辭蓋謂其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

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陽山在河

東蒲坂華山之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及餓且

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

非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

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于嗟祖兮命之衰矣索隱

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

嗟嗟嘆之辭也祖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遂餓

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其非是怨耶又疑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

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

人者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

亦疑也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飽糟糠子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謂不餓也然顏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天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與跖同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為篇名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子云跖方休卒大山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亮暴之陽膾人肝而脯之

資睢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如字睢音而惡戾也聚黨數千人橫

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太陽臨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亦為縣

導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

尤夫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遇而惡道長尤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身逸樂索隱曰謂若曾相楚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時然

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儋臺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或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

感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為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感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

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不可求從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者孔安國曰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





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千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雖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備。整與君子同。在濁世。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於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本也。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詭。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以下。雖論伯驥尾而行者。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首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蹈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鵬鳥也。稱之。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勢以矜夸者至死不休。故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持也。音荒。言衆庶未死。休故衆庶馮生。索隱曰。馮者持也。音荒。言衆庶也。

每生每者胃也。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雲胃即貪之義。同明相照。並繫辭文。同類相求。雲

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踞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

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

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善。言世情之輕重也。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以喻顏回。因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

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

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

彼素士。不附青雲。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嫺史記索隱曰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

憲令索隱曰屬音濁草蕙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

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

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也

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

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

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秉明道德之

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

志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

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如計反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澾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澾音泥音澾音澾又並如字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死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

患之乃令張儀辭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

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

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

折是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之漢中地徐

曰楚懷王十六年秦收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

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

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

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

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

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

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

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時秦昭王與楚婚

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雖有此言蓋懷王稚子

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

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

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怨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

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以下太史公傷楚懷

王之不任賢信謀而不能反國也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

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

蘭與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

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

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為我心側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可

注周易為我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

用上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下不明豈足福

哉徐廣曰一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曰日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漁

父之辭懷沙之賦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





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  
 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  
 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  
 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  
 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  
 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羅水在羅子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屈原既  
 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特作景差今作差是字者耳又之徒者皆好辭  
 而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  
 物類所殄因而推之又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  
 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  
 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行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  
 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  
 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  
 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  
 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  
 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  
 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



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

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初之術言君臣上

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

本故云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

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其

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從異術也

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

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索隱曰按字林云檄

茂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檄拂也謂側行而

衣檄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推帚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

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

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躬躬執說故武王

惟發或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

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

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歸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

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此豈意有阿世俗苟

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

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

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

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

以王百里奚飾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

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執黨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

曰呂

氏春秋云極牛之昂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

行之術迂大黨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

云觀太史公此論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乎

是愛之甚者矣



髡頓到環淵接子田駢奕奕之徒城門也或云環淵接子各著書

名謂齊之學士集于櫻門之下也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

宣帝之律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駢衍之術迂大

而閔辯奕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

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奕奕徐廣曰一過髡劉

別錄曰談天駢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

故曰談天駢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

別錄曰談天駢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

有餘流者言淳于髡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

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骨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

謂駢衍談天地廣大及終始五行言天事故云談天

也駢奕駢衍之文飾若雕龍文劉氏云駢衍字也今

過為潤駢之物則駢非其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

宮故吳王淠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

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

所尊故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

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

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

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



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

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

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

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

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



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劇子之  
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劇子之  
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子曰著書  
孟及劇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劉向  
辛也

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  
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  
造此二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  
名佼音絞阿之吁子馬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  
長盧朱詳阿之吁子馬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  
字亦如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

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  
城以謀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

公輸子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  
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  
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志  
下過欲殺我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



冠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  
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  
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機  
上單帶以為械同墨子解帶為械者謂墨子所術解身  
樽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城謂飛梯撞車飛  
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心盡墨守有餘滑釐  
者墨子弟子之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  
字也釐音狸云墨子書有文字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  
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  
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

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  
地者宜曰地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  
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乘  
則火正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  
為是也



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

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

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索隱之序及于實皆

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

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

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當周

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

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

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衛

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

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

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

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

自司馬氏去周

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

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

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

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

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博也

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削贖其後也在秦者

山房

曰對

是代

之二

惣云

實皆

之後

文其

其實

當周

司

馬氏

世典

周史

索隱

曰司

馬氏

去周

自魏

還

奔秦

後乃

奔魏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晉中軍



侯之相王王印於殿索隱曰漢書云項漢之伐楚印

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

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

曰長安地門也贊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喜生

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佐在

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

史公立書而已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

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

而如淳別備宏儀注稱上在丞相上繆矣按百官表

又無其官且脩史之官國家別有著傳則令州縣所

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入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

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

易於楊何徐廣曰儒林傳黃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際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師博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太傳張晏曰謂天下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

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索

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常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有傳習者察或有不省之耳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駟察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

索隱曰漢書作大祥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

祥於而眾忘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

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

徧循言難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徧音遍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盡用也



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作澹古今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守異也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美也是

心不乱是索隱曰如淳云不尚釋此而任術去美也紕聰明賢絕聖去智也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

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各有教令順上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

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

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

此以下韓子之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鬪案服斲土刑糲

梁之石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也糲索隱曰服虔

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也



云糲鹿米也三黎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

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

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

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

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索隱曰按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

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

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繚繞呼謂煩也如淳曰

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

曰引名責實參錯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

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

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

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

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

曰此出鬼谷子遺引之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

不中其聲者謂之竅徐廣曰音款空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

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竅言不聽姦乃不

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





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神也。按。體也。者。形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縣。駟系蘇林。禹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索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出。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關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關之。尋上探禹穴。蓋浮以九疑。州莽處。有古州。六。故探鏡之。亦探探遠矣。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鄒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鄒音皮。鄒薛二縣。屬魯。素

隱曰。鄒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未有汶南陳子。前為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叩筆昆

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擊虞曰。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

子遷適。使及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後行是命也  
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  
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餘歲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四年獲麟至而諸侯相  
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  
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



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

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紬史記徐廣曰紬音

淳云抽撤舊書故事而汝遂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

金匱皆國家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

太初元年此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云封禪則萬靈罔不

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建於明堂此

皆受瑞紀之屬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自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按孟

易五百餘歲易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

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揚雄孫武深所不



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例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及千載，莫不肩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其述作者，蓋記庄之志士，豈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漢書讓

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記當述先人上大夫壺遂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曰：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皞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謂廢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索隱曰：按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引之，以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借侈篡逆，因就此筆而書之，以為將來誠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

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善及子孫也。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惡止其身也。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成而云成數

董仲舒曰文成數萬也春秋公羊傳凡有四萬八千餘

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

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

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走索隱曰按君亡國及奔故易

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里駟索今易無此語

易緯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諛而弗見後

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

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

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犯禮義

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

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壹遂

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

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過明天子下得



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也晉灼曰唯唯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  
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  
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澤流罔極海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青也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塞門來服也皆請來獻見者不  
可勝道臣下百官方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



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  
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  
姜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卷之四十四 史記卷之四十四 史記卷之四十四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也

○素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麟止猶春秋止于獲麟也

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上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也

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替

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

純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自黃帝始

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圖

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

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

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

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

姓也音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

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

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

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

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

官蓋天官統大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

然衛宋以為司馬氏周史侯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

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 西南夷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

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雅

夷也



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檉榆名為  
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  
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都最大自徠以  
東北君長以什數毋驍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  
蜀之西自毋驍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  
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  
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  
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  
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  
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  
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  
漢興皆棄此國而閉蜀故檉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利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教富

項羽論

吾聞之周生曰賦類曰周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  
謂重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蠢起相與並爭不  
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末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  
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裂天  
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及羽背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  
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



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老子申韓論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之意也勉勵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辨其極慘徵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漢孝景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

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李廣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貢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



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管于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  
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魏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  
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  
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  
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紹御史大  
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

急迺遣非使秦 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  
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為韓  
不為秦此人之誣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  
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不更治非李斯  
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  
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于戶  
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  
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也監門子梁大盜趙  
遂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賈問之  
賈答云云迺  
誅韓非也

叙秦并天下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  
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



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  
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人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史誅遂破  
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談為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  
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  
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  
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

夷服諸侯或朝或不朝天子不能制今陛下階也所由

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  
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  
言因卑達尊之意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

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

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

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

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云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諡中

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

無謂朕弗取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





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  
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  
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  
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  
步乘六馬張宴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行  
六尺為步贊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  
日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  
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  
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  
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  
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  
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諸侯更相諸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貞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  
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  
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  
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  
羗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從天  
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



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焉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垣墻如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築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碑梁父刻所立石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曰大愷周禮還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





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敵也音靡其下類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檿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百男

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

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

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

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

日覆音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

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駭略人畜也



與音同其字從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也古曰視

也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

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使遠境

之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

其私師古曰作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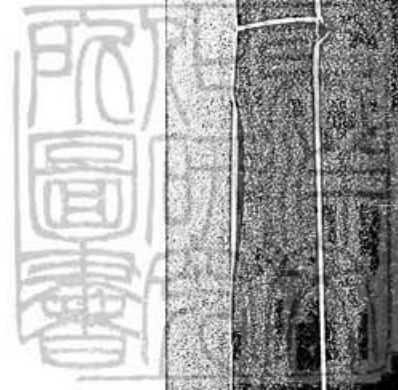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

之而加察焉

秦漢文卷之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